

散文

父亲行状

冯剑星

记忆里第一次出现父亲的形象,我大概三四岁。那是春三月吧,我在村南的塘里去抵(抽)一根一根茅草的嫩芽吃,村里有人叫我,当我回到家,看到坐在堂屋里的父亲,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。不知怎地,我忽然控制不住,眼泪扑簌簌滚下来,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,哭得吸溜吸溜的。他把我揽在怀里擦泪,我觉得他的手很大,也很温暖,我才感受到这是父亲——有温度的父亲。那是他外出打工一年多回来。这或许不是我关于父亲最初的记忆。也好像是我半岁,他抱着我看天上硕大的月亮,真圆真亮;也好像是我一岁掉进河里,他抱着湿淋淋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;也好像是我两岁,受到惊吓,发着高烧,他骑车带我去“叫魂”……总之,这么多零零碎碎的记忆,都无法完整地拼凑起来,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些记忆在我脑海里却越来越真切。

父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,我无法再一次细致全面地回忆他,也好像他一直就在我身边,随时可能出现在我面前——也许是背着药桶从地里回来,也许是站在房后喊我回家吃饭,也许是才从集上回来,推着自行车进门,也许是拉着一车庄稼大汗淋漓地冲上坡……总之,他可以随时随地喊我一声,我一回头,就可以看见他,看见他站在门口、站在树下、站在灯前……

我常常想起父亲的很多琐事,有我知道的,也有别人讲给我的。如说他年轻时拉着车子出去卖盆

(我们当地烧制的瓦盆),过河坐船的时候船翻了,盆全部掉进了河里,大冬天,他跳进水里,把盆一个一个捞上来;他一人脱坯烧砖,盖起来三间瓦房;他在火车上跟人打赌,一次吃下一百个变蛋等。我见到过一次,那是用堂哥家的水泵抗旱,水泵卡在井里,父亲就把绳子系在腰上,下井把水泵捞了出来。我一直认为父亲身上带着一股侠气,这种侠气也是一股男儿的血性,让他能挺得起腰、经得起事、立得住身,有为人处世的担当。

我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儿子,满月就夭折了。旋即,母亲得了一种罕见的病,父亲带她去了北京、西安、郑州各地,倾尽家产,借遍亲友,给母亲治病。身边的人都劝父亲放弃给母亲治疗,并且准备把我姐姐送给别人,父亲决绝地说:“她活着是我的人,死了是我的鬼。我就是卖血,也要给她看。”天可怜见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,这样一个人、一个家,是如何度日如年地苦撑着,这种支撑根本看不到一丝希望。有着传奇色彩的是,准备给母亲做截肢手术的那个夜晚,一个素不相识的人,给母亲指了一条活路,也救了这个家。母亲病好后,第二年,有了我。

父亲对我极其宽容,或许是中年得子的缘故吧。家里的院墙里有很多鸟作巢,为了捉到鸟,我把院墙的砖一块一块砸掉,院墙成了危墙,他回来重新砌好。我喜欢养鸟,他帮我捉蚯蚓喂鸟,呵护着鸟,也呵护着我童年的欢乐。我要钓鱼,他把针放

在火上烤了,用钳子捏弯,用酒泡些馒头,教我打窝。我初中时候不务正业,写了几万字小说,他带着我的书稿去省里,去北京找出路,现在想想真难为他了。我那个时候最讨厌他向别人炫耀我的好成绩,觉得简直就是把我扒光给人看一样。往往,我一个人在村西边的坟头上一坐就是一天,一个人点起火堆,直到他喊我回去吃晚饭。但他从不觉得我叛逆,只是觉得我是他的一点希望,这一点希望像小火苗一样,他要把火苗捂在怀里,哪怕是火苗灼伤了他的手,他都不敢轻易放下。

最终我让他失望,或者说是他想象的结果。那年十月,一场大雪来得太早,下得也太大,把院中的一棵榆树压倒,砸在了东屋上。第三天我接到噩耗,父亲猝然离世,那年他五十四岁。这一切的惊惶,让我不知如何是好。经过各种艰难,我背着他的骨灰还乡,记得那天是我二十一年的生日。下了车,离家还有十八里,我背着他的骨灰走了十八里,凛冽的寒风吹得我几乎没有知觉。我只知道,我每一步走得都是那么沉重,我只知道,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,这个家从此由我做主。到了坟地,我把他的骨灰放到桌子上,结结实实磕了几个头,放声大哭,只觉得我完成了一种使命,如释重负。夜里,我和堂哥、两个同学在坟地守灵,听着呼呼的北风,我睡得很踏实,因为父亲就在我身边。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,魔幻且真实,曲折又无奈。

父亲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,

有一次他想承包一座窑厂,最后也不了了之。他只是最底层的农民,或者说是万千农民工中的一个。给他写所谓行状并不难,他既无功绩,也无大善厚德,更无只言片语的传世文字。但他的的确确来过这个世界,认认真真爱过他的妻子儿女,踏踏实实经营着一个家庭。他像一只饥饿的大鸟,四处捕食,勤劳疲惫,又不敢稍歇,一次又一次回到窝中,把食物喂给嗷嗷待哺的雏鸟。他尽到了一个丈夫、父亲应有的责任。父亲去世已经十五年,我的笨笔枯竭,无力表述他的一生,也无法让他在我的笔下复活。不是因为不想写,是不知该从何处说起。这大抵是发生的事情太多,父子之间的感情太重。有时候,我觉得他并没有走远,像刚出门打牌,像刚去田里看庄稼,像刚去集上买农药……我随时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,听到他开门的声音。这些年,有时候家里发生了大事,我就会想,要是父亲在该多好。

记得他去世不久,母亲对我说:“我跟你爸过了一辈子,他长啥样我咋想不起来了?”我也是一阵恍惚,怎么努力也记不起父亲的容貌,但就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气息,他就在我身边,我不用回头,就知道那是真真实实的父亲站在那里。我常常梦见他,梦见他穿着那身褪色的绿色军装,梦见他满脸都是泥泞,梦见他雄赳赳地走路……

如果父亲还在世,今年已经六十九岁,属羊,名叫冯学华。

随笔

姥姥做的手擀面

焦中耀

我姥姥,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农村妇女,她目不识丁,一生都在豫东那片广袤的黄土地上耕耘。为了子孙,为了家庭,她不分昼夜地辛苦操劳。岁月在她脸上雕琢出深深浅浅的皱纹,生活将她的手磨得粗糙而厚实。可就是这样一双手,却拥有着令人惊叹的魔力,能变幻出无数美味,而那一碗香气四溢的手擀面,更是承载着我童年温暖的回忆。

小时候,每次迈进姥姥家的小院,还未踏入屋门,那清脆且富有节奏的“当当”声便悠悠地从厨房传来。这声音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,瞬间就抓住了我的心,肚子里的小馋虫也一下子被唤醒。我如同一只撒欢的小鸟,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。姥姥微微弯着腰,站在那张陈旧的案板前,全神贯注地揉着面团。面团在姥姥那双布满老茧却又无比灵巧的手中,渐渐地变得光滑而富有弹性。细密的汗珠缓缓地顺着姥姥的额头滚落,可她的脸上始终绽放着如阳光般温暖的笑容。

姥姥将揉好的面团平摊在案板上,拿起大擀面杖,一下又一下,极富韵律地擀动着。擀面杖与案板相碰,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。在擀面杖的反复滚动下,面团慢慢变成一张薄如蝉翼的面皮。接着,姥姥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折成直角,将面皮折成粗细均匀的面条。那些面条根根分明,犹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

随后,姥姥着手准备配菜。大多是自家菜园里的应季蔬菜,有时是一把脆嫩欲滴的豆角,有时是几个红彤彤的西红柿,再佐以几瓣香气四溢的大蒜和一些翠绿的葱花。然后,她将蔬菜切成合适的形状,动作娴熟而利落。接

着,在锅里倒入自家压榨的花生油,待油微微冒烟,姥姥将配菜依次放入锅中,快速翻炒。锅铲与铁锅相碰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不一会儿,浓郁的菜香弥漫在整个厨房,让人垂涎欲滴。

配菜炒好后,姥姥往锅里加入适量清水。等水沸腾,把面条轻轻放入锅中。面条在滚水中上下翻腾,恰似灵动的舞者在欢快地跳跃。没多久,面条煮熟。姥姥熟练地把面条捞入碗中,再浇上配菜的汤汁,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手擀面便大功告成。

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端起碗,狼吞虎咽地吃。手擀面入口,爽滑筋道,配菜鲜香可口,每一口都充满了家的味道,那滋味,至今难以忘怀。姥姥则静静地坐在一旁,微笑着看我吃个不停,眼神里满是慈爱与满足。

后来,我渐渐长大,为了求学和工作,不得不离开家乡,奔赴远方的城市。每次回家,姥姥总会为我端上一碗手擀面。那碗手擀面,承载着姥姥对我的关爱,也承载着我对家乡的思念。

然而,时光无情,姥姥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,身体每况愈下。在一个阴冷的秋日,姥姥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记得那天,秋风瑟瑟,吹落了一地的黄叶,这落叶好似在为姥姥的离去而哀伤。那一刻,我的世界崩塌,心被无尽的悲痛和思念填满。

如今,秋风吹过,可这秋天已不再属于姥姥。我走在城市的街头,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,心中满是对姥姥的思念。路过一家老面馆,香气扑面而来,恍惚间,姥姥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浮现眼前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进那家面馆,点了一碗面,入口的瞬间,却不是姥姥手擀面的味道。那段有姥姥、有手擀面的温暖时光,再也回不去了。

诗歌

桂花飘香

王伟

秋风又吹起
吹得蟋蟀吟唱
吹得菊花怒放
吹来了桂花飘香
吹来了遍地秋霜

秋风又吹起
吹红枫叶吹黄茱萸
曾经一起登高的兄弟
正在城市漂泊
是否还记得家的方向

秋风又吹起
吹来了玉米的馨香
吹来了灶屋的炊烟
吹来了母亲的呼唤
吹得游子心中升起惆怅

秋风又吹起
那个心仪已久的姑娘
今在何方
她楚楚动人的身影
让谁的心中充满忧伤



闲庭桂花

杜欣摄

我与《周口日报》的情缘

王爱民

今年的8月15日,我在瑞典的哥德堡照顾小孙子,收到了董雪丹编辑发来的微信,先是《〈周口日报〉创刊35周年征稿启事》,随之是“王老师,向您约稿了”。感激之余,我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自信。毕竟我和《周口日报》朝夕相处、情投意合30多年。它是我政研工作的助手和精神生活的家园,曾经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厚爱。

我见证了《周口日报》的成长壮大。从创刊初期四开四版的黑白小报,到对开八版的彩印大报,再发展到今天的多媒体深度融合,成为周口市最具权威性、指导性的主流媒体,它经历了“铅与火”的淬炼、“光与电”的蝶变,再到“数与网”的升华,35年的风雨兼程,砥砺前行,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、困境突围、逆势而起的非凡之路。一批批激情燃烧、勇于探索的有志青年,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,聚集在《周口日报》的麾下,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在记录历史的征程中不忘初心,在反映时代的变迁中坚守使命,为报社的发展挥洒汗水,倾注心血,奉献青春。

我是《周口日报》的忠实读者。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从事文字工作,除了学习文件之外,《周口日报》是我了解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、获得各种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。在《周口日报》数字版没有出现之前,我剪辑的《周口日报》重要文章有5大本,分门别类有领导讲话、典型经验、理论文章、文学作品等。

我比较关注《周口日报》重要的采访活动和重要栏目。1998年8月,《周口日报》推出周口黄泛区60周年历史变迁的系列报道,记述了从昔日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,到如今林茂粮丰的粮食主产区,周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艰苦奋斗,战天斗地,谱写了一曲沧桑巨变的历史赞歌。2022年9月,《周口日报》联合开展“豫货出海‘周’向世界”——周口六条货运集装箱航线大型异地采访活动,全面展现周口开放前沿的港口魅力。同时,对周口市委、市政府立足“临港新城,开放前沿”的发展定位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氛围,有力配合了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,对于形成共识、增强信

心、凝聚力量提供了舆论支持。《周口日报》还开展了挖掘红色历史文化系列活动,以身边的红色资源、革命故事为生动载体,通过实地踏路采访,让红色基因、革命薪火代代相传。在社会舆论日趋复杂、文化思想更加多元、部分报纸追求时效性和经济利益的当下,这种坚守和执着,这种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价值追求,难能可贵。《周口日报》“主流媒体看周口”栏目,更是宣传周口、推介周口、让周口走向世界、让世界了解周口的最好平台。

我是《周口日报》的热心撰稿人。30多年来,我在《周口日报》《周口晚报》发表调研报告、理论文章、文学作品及周口历史文化方面的稿件100多篇。有些稿件还被推荐到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和《经济参考报》《党的生活》《散文选刊》等。我喜欢研究周口的历史文化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我先后在《周口日报》《周口晚报》发表《周口人的先祖从哪里来》《老地名唤醒记忆》《周家口的商贾文化》《周家口的柳巷笙歌》《京汉铁路拐弯之谜》《荷花商业街的前世今生》《周家口抗日保卫战》《三川十馆,周家口商贸发展的高光时刻》等50多篇研究周口历史文化的文章。2021年3月9日,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,我做了《红色三川地,英雄周家口》的宣讲,《周口日报》以整版篇幅进行报道。

因为《周口日报》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,我被推选为周口市第七批(社科类)拔尖人才,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市政协文史研究员、市委统战部新闻调研员。退休后,我成为市委宣传部、市社科联特聘研究员,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等。我这些成绩的取得,《周口日报》功不可没。

转眼之间,《周口日报》走过近35年的风雨历程,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起成长,见证着民主法治建设日臻完善,忠实记录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非凡历程。它也是记录我成长和收获的珍贵报纸,陪伴我从青年走向老年。我愿一如既往,关注支持《周口日报》,为《周口日报》发展壮大贡献绵薄之力。谨以此文祝贺《周口日报》35周年华诞。



本系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

文艺评论

生命的礼赞与人性的思索

——读刘彦章《鳝王》有感

张雪凤

我品读周口作家刘彦章老师的散文《鳝王》时,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水世界。他那细腻的笔触、生动的描绘,如同轻柔的风缓缓吹起了我内心深处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。

刘老师以细腻且生动的笔法,为我们描绘了捕鱼者高超的技巧及不同时期鳝鱼的灵动身姿。《鳝王》不仅是一篇关于鳝鱼的描绘,更是一次对生命的深度探寻和对人性的微妙洞察。

“被咬后,刘国平不再想试验这个绝招,更不想把这个绝技传给后人!从此以后,他坚持春天不捉黄鳝!”作者如此描述,无疑是在向人们传话“劝君莫食三月鲫,万千鱼仔在腹中”,也是引发人们对生命、人性,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,唯心慈念,取之有度,用之有节,善待生

灵,就是善待我们自己。

《鳝王》首先在描写手法上展现了高超的写作技艺。作者对鳝王的刻画细致入微,也写出了捕鱼人精彩绝伦的技巧。从鳝王的外形、动作到生活习性,作者都描绘得栩栩如生。那“滑溜溜的身子”“灵动的穿梭”,它的身躯“粗壮如手臂”,行动“敏捷而又威严”,让人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它威风凛凛的形象,仿佛能够看到鳝鱼在水中的活泼姿态。这种生动的描写不仅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,更使读者能够沉浸在文章所营造的充满生机的水世界中。

《鳝王》行文流畅,布局巧妙。作者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引出了鳝王,写鳝王的与众不同,写它的智慧与力量,让人感受鳝王充满传奇的一生。它不仅是一条鳝鱼,更成为了一种象征,象征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。鳝

王在面对人类的捕捉时展现出的机智与勇敢,让我们对生命的坚韧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然而,这篇散文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它更深层次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人们对鳝王的追逐与渴望,反映出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。而鳝王的反抗与挣扎,则是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的一种抗议。作者通过这样的对比,让我们反思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作为,提醒我们要尊重生命、敬畏自然。

文中对鳝王的捕捉和放生,折射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底的善良。人们捉鱼是出于对美食的追求,还是满足自己的征服欲?这种对人性的揭示让我们不禁反思:在面对自然界的生命时,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?是尊重和爱护,还是肆意掠夺和破坏?